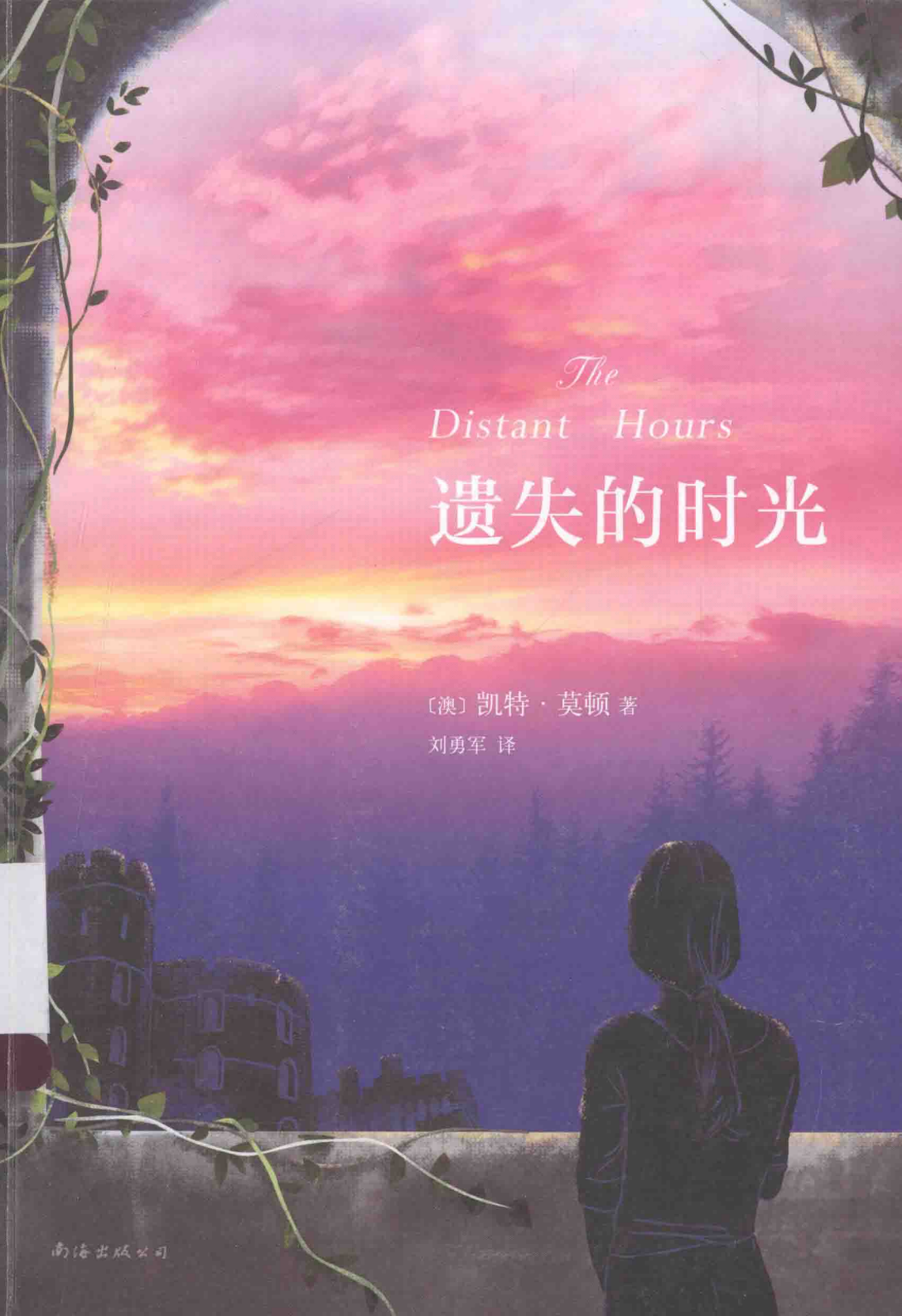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ainting of a sunset or sunrise. The sky is filled with soft, pink and orange clouds. In the foreground, a person with long dark hair tied in a ponytail is seen from behind, standing on a ledge and looking out over a landscape. To the left, there is a silhouette of a building with a tower. The overall mood is contemplative and nostalgic.

*The
Distant Hours*

遗失的时光

〔澳〕凯特·莫顿 著

刘勇军 译

The
Distant Hours

遗失的时光

〔澳〕凯特·莫顿 著 刘勇军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遗失的时光/[澳]莫顿著;刘勇军译. 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
2015.6

ISBN 978-7-5442-7800-3

I. ①遗… II. ①莫…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澳大利亚—
现代 IV. ①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0876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2-151

THE DISTANT HOURS by Kate Morton

First published in 2010 by Allen & Unwin Pty Ltd, Sydney, Australia

Copyright © Kate Morton 2010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len & Unwin Pty Ltd, Sydney, Australia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遗失的时光

[澳]凯特·莫顿 著

刘勇军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张锐

特邀编辑 崔健

装帧设计 段然

内文制作 杨兴艳
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
印张 16

字数 470千

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

印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7800-3

定价 49.5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献给

金·威尔金斯，他鼓励我开始
达文·帕特森，他伴我直到最后

嘘……你能听到他的声音吗？

树木就听得到。它们最先知道他来了。

听！漆黑森林深处的树木在颤抖，树叶在抖动，宛如一片片像纸一样薄的银箔。狡诈的风蜿蜒穿过树梢，它在喁喁低语：就快开始了。

树木知道，因为经历了悠长岁月的它们曾亲眼所见。

这是个无月之夜。

泥人出现的时候便没有月亮。黑夜戴着一副精致的皮手套悄然而至，抖落一条黑色的被单，覆盖住大地。这是一个诡计，一种掩饰，一句哄人入睡的咒语，以便被单下的万物甜美地睡去。

漆黑，却未见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因为仍可以看出万物尚存在细微差别，错落有致，纹理不同。看：挤作一团的森林蓬松、粗犷，辽阔的田野中间生有轻软之物，护城河平滑如糖浆一般。然而……除非是你运气不好，否则你不会注意到有东西正在其不该在的地方移动。其实你很幸运，因为没有人能在看到泥人出现后还能活着讲出这个传说。

那里——看到了吗？光滑漆黑的护城河，遍布淤泥的护城河，再也不能淡然自处。一个气泡出现了，就在最宽的河道里，一个起伏的气泡，一阵荡漾的细小涟漪，一个暗示——

可你已经移开了目光！这么做很明智。这样的景象并非为你这样的人而备。我们还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那座城堡上吧，因为那里也有什么在动。

在高高的塔楼里。

快看，你一定会看到。

一个小女孩掀开了她的被子。

几个小时前她就被送到床上睡觉了。她的保姆在旁边的房间里轻声打鼾，梦到了肥皂、百合花和装有温热鲜奶的高球杯。可有什么东西吵醒了小女孩，她偷偷地坐起来，悄悄地滑过洁净的白床单，把两只脚，两只苍白瘦弱的脚，并排放在木地板上。

没有月亮可看，也没有月光用来照亮，但她还是受到了吸引，走向窗边。磨砂玻璃冷冰冰的。她爬到书柜顶上时，感觉到夜晚夹杂着冰霜的空气在闪闪发亮。她坐在一排丢弃的儿时最爱的玩具上，这些东西都是她想要快些长大和离开的见证。她把睡衣塞在苍白双腿的根部，把下巴抵在雪白膝盖相交的凹陷处。

世界在窗户外面，在那里活动的人宛如一个个发条玩偶。

在不久的将来，她计划要亲自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或许城堡里的每一扇门上都有锁，每一扇窗户上都有横条，可这是为了不让那个东西进来，而不是为了把她禁锢在里面。

那个东西。

她听说过关于他的传说。他是个传说，一个远古传说。横条和锁都是从前的遗留物，彼时，人们相信那些东西是存在的。传言说护城河里住着怪物，躺在那里伺机猎捕美貌少女。那是一个人，很久以前，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，于是，一次又一次地，他前来复仇，弥补他的损失。

然而，这个小女孩——她准会因为别人叫她小女孩而皱眉不快——早已不再因童年听说的怪物和童话而不安。她心中充满了渴望，她是个现代人，是个大人，期盼逃离。这扇窗户，这座城堡，再也不能满足她了，可现下这就是她所拥有的全部，因此，她闷闷不乐地看着窗外。

在远方，在群山的一道道皱褶里，那座村庄即将进入梦乡。一列毫无生气的火车在远处发出了到达信号，这是今夜的最后一班车了，那是一声孤独的呼号，没有收到回复，头戴硬挺布帽的搬运工跌跌撞撞地走出来，举起了信号灯。在附近的森林里，一个偷猎者一边瞄准，

一边梦想着回到家里的床上，而在村子边缘一栋油漆已经剥落的小屋里，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正在哇哇啼哭。

这些都是大千世界里的平凡小事，在这里，万事万物都有存在的道理，万物存在，便可见，不存在，则不可见。这个世界与那个小女孩醒来发现她身处的世界很不一样。

因为，就在下面，在比较近的一个地方，有件事正在发生，而这个地方近得令这个小女孩根本没有想到去看一看。

那条护城河开始呼吸。在河底污泥深处，一个被埋葬之人的心脏开始湿漉漉地跳动起来。一个低沉的声音从护城河深处传来，在河面上久久盘旋不去，仿如风在哀号，却并非风的哀号。女孩听到了声音，感觉到了这个声音，因为城堡的根基和河底的淤泥紧紧连接在了一起，那呻吟声穿透了城堡的石头，顺着墙壁一层一层地传了上来，不知不觉地穿透了她所坐的书架。一个曾经深受喜爱的传说翻倒在地板上，塔楼里的小女孩倒抽了一口气。

泥人睁开一只眼睛。动作剧烈而快速，目光转来转去。他到此刻还想着他那些已经失去了的家人吗？被他抛弃的美丽娇小的妻子和一对白白胖胖的婴儿？或者，他的思绪飞出去更远，回到了他小时候，想起他和弟弟一起穿过长着浅色长草的田野？又或者，他想到了另一个女人，那个在他生前爱恋他的女人？她给他灌下的迷汤，给予他的重视，她的拒绝被拒绝，让泥人失去了一切——

变了。女孩感觉到了，不由得浑身颤抖。她把手贴在冰冷的窗户上，在凝露上留下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印记。她即将进入夜晚怪事发生的时刻，不过她并不知道这样的说法。现在没有人可以帮她。列车开走了，偷猎者正躺在他妻子的身边，就连那个宝宝都睡着了，都已经放弃尝试告诉这个世界其所知道的一切。在城堡里，窗边的女孩是唯一醒着的人。她的保姆不再打鼾，呼吸很轻，以至人们会认为她被冻僵了。城堡附近森林里的飞鸟也安静了下来，把头蜷缩在瑟瑟发抖的

羽毛下面，双眼紧闭，仅剩下两条细细的灰线，不敢看那个它们知道正要过来的东西。

只剩下了那个小女孩，还有那个正在淤泥中行走的人。他的心脏扑通扑通跳动着，此刻跳动得更快了，因为属于他的时间已经到来，而这时光转瞬即逝。他转动手腕与脚踝，从淤泥遍布的河床里冲出。

千万别看。求你了，移开目光吧，不要看他破出水面，从护城河里爬出来，站在漆黑湿透的岸边，抬起手臂，吸入一口气。记得如何呼吸，如何去爱，以及疼痛的滋味。

还是看看那乌云吧。即便周围一片漆黑，你也可以看到它们正飘浮而来。愤怒的隆隆声，握成拳头的云，滚动着，厮打着，一直来到了塔楼的正上方。是泥人带来了暴风雨，还是暴风雨召唤来了泥人？没有人知道。

女孩在闺房里歪着脑袋，这时候一些不情不愿的雨滴飞溅到窗格上，落入了她的手中。白天天气很好，不算特别热，夜晚却十分清冷。没有预报说午夜会下雨。明天清晨，人们会用惊讶来问候湿润的大地，他们会抓抓脑袋，彼此笑着说：“太神奇了！想想吧，我们睡着时下雨了呢！”

可瞧！那是什么？一个东西，一个分不清形状的东西，正爬上塔楼的墙壁。那个东西爬得非常快，身手矫健，令人难以置信。毕竟，没有人能如此灵巧。

他爬到了女孩的窗边。他们面对面了。她透过有斑点的窗户，透过砰然坠落的瓢泼大雨，看到了他：一个浑身是泥的怪物。她张大嘴想要尖叫，想要呼喊求救，可就在那一瞬间，一切都变了。

就在她的眼前，他变了。透过一层层污泥，透过积攒了世世代代的阴郁、愤怒和悲伤，她看到了下面那张人类的脸。一张年轻男子的脸。一张早已被遗忘的脸。一张充满渴望和悲伤的英俊的脸。她不假思索地伸出手，打开了窗栓，让他从雨中进来。

——《泥人的真正历史》之序言，雷蒙德·布莱斯著

第一部

失而复得的信，1992 年

故事是从一封信开始的。那是一封尘封许久的信，柏孟塞区一栋不起眼的楼房阴暗的阁楼上有一个久被遗忘的邮袋，信在袋中等待了半个世纪。我偶尔会想起它，想起那个邮袋，想起里面的几百封情书，想起里面的杂货店购物清单，想起生日卡，想起孩子们给父母的短笺。那些物件静静地躺在那儿，满腔愤懑，唉声叹气，听任它们无法传递的信息在黑暗中窃窃私语。它们在等待，等待有人意识到它们的存在。据说，信总能找到读它的人，不管你乐不乐意，迟早会有这么一天，里面的文字终归会重见天日，里面的秘密也会为众人所知。

原谅我，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，这个习惯是我常年打着手电在床上阅读十九世纪小说养成的，父母却以为我早已睡熟。我知道，倘若我说亚瑟·泰勒多多少少脱不了干系，这样的想法定会让人觉得古怪，可要是他没在一九四一年的平安夜喝多了朗姆托迪酒，回家呼呼大睡，而是把信送出去，要是邮袋没有在他的阁楼里尘封那么久——邮差死后五十年，他的一个女儿才发现信，并给《每日邮报》打了电话——事情或许会是另外一种结局。对母亲、对我，特别是对朱尼珀·布莱斯而言，结局或会完全不同。

事情曝光时，你或许听说过。报纸、电视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它的新闻，第四频道甚至进行了特别报道。电视台邀请了收件人前去谈论他们的信，过去的讯息重见天日后，他们无比惊讶。有个女人，她的恋人当时在英国

皇家空军服役；有个男子，儿子疏散后曾给他寄过一张生日卡，大约个把礼拜后，这个小男孩就丧命于掉落的榴弹碎片。我当时觉得这档节目真是不错，故事分段讲述，幸福、伤心的故事与过去那场战争交错在一起。我哭了好几次，但这说明不了问题：我一向爱哭。

母亲并没有去参加节目。制片方联系了她，问她信中是否有什么特殊的东西，可以跟全国观众分享，她说没有，说那只是一份普通的旧衣服订单，那家店铺也早已歇业。可她撒谎了。我知道，因为信送来的那天我也在场。我目睹了她收到那封信时的反应，信绝非她说的那么普通。

那是二月末的一个早晨，冬日的严寒尚未退去，花圃里仍然结着冰，我过去帮父母准备礼拜日的烧烤。有时我会过去帮忙，算是投父母所好，尽管我是个素食主义者。我知道在聚餐的过程中，母亲先是很担心我，接着就会为此烦恼，最后，她终会无法忍受，开始数落我，跟我大谈补充蛋白质的好处，否则就会得贫血症。

信从门缝中塞进来时，我正守着水池削土豆皮。礼拜日通常不会寄来邮件，因此，那封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可它没有。当时我正绞尽脑汁地想着该如何告诉父母我跟杰米分手的事。其实，我们已经分手两个月了，我知道纸包不住火，但时间隔得越久，他们的反应就会越笃定。况且，我之所以不说也是有原因的：父母从一开始就怀疑杰米，他们对这档子事难以接受，而且，如果知道我现在一个人住在公寓里，母亲会更加担心。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我心中害怕，知道我若交代，父母难免对我一通数落。母亲先会困惑，继而恐慌，最后等她意识到做母亲的应该安慰女儿后，脸上才会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……再回到那封信上。当时，什么东西被轻轻地从门槽里塞了进来。

“伊迪，你能去拿下吗？”

说话的是母亲。（我是伊迪，对不起，我早该提及。）她将头朝门厅努了努，挥了挥那只要往鸡肚子中填料的手。

我放下土豆，用茶巾擦干手，便去拿邮件了。那只是一封信，躺在门口的擦鞋垫上，是一个标准的邮局信封，上面写着“重新寄送”的字样。我边往厨房走，边给母亲读上面的标签。

她已经填好了馅料，正在擦手，闻言稍稍蹙了蹙眉头——这是她的习惯，并非有什么特别的期待。她从我手中接过信，从果盘的菠萝上拿来她的老花镜，没有看邮局的通知，只是挑了挑眉毛，便打开了外面的信封。

我当时已经转身去削土豆皮了，这事显然要比看母亲拆信更能提起我的兴趣，所以，很遗憾，母亲拿出里面的小信封时，我并没有看到她脸上的表情。她看着那张枯黄的信纸和旧邮票，把信翻转过来，看着背面的落款，这些我通通没有看到。后来，我想象了无数次，她脸色突然变得苍白，手指开始颤抖，足足等了好几分钟才打开信封。

声音，我自然无须想象。一声可怕的倒吸气后，空气中很快弥漫开令人焦躁的啜泣声。削皮刀一滑，我割伤了自己的手指。

“妈？”我走到她身边，搂住她的肩膀。我很小心，没让血蹭到她的裙子上，但她一言不发。我哪里还能说得出口——后来母亲如是说。她僵硬地站在那儿，眼泪簌簌滑落面颊，随后攥着那个奇怪的小信封，紧紧贴在胸口。纸很薄，我甚至能隐约看到折在信封一角里的内文。她随即上楼进了卧室，也顾不上安排怎么处理鸡肉、烤箱和土豆了。

母亲离去后，厨房一片死寂，空气中弥漫着悠悠的感伤，我没有吱声，走路的时候也格外小心，希望不要打扰这份沉寂。母亲并不是一个爱哭的人，但这一刻，信给她带来的难过和震惊，竟给人一种如此莫名又似曾相识的熟悉感。十五分钟后，我胡乱削好土豆，然后开始琢磨那封信到底是谁寄来的，一时不知如何应对。最后，我敲开了母亲的房门，问她是否要喝茶，此时她已经冷静下来。我们面对面坐到厨房一张胶木桌旁。我假装没有留意到她在哭，她开始向我讲述信封里的内容。

“是一封信。”她说，“是我许久以前的一个旧相识寄来的。我当年还是个小女孩，也就十三岁吧。”

我脑中出现了一幅画面，模糊地记得外婆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照片，当时年迈的外婆已是弥留之际。母亲是三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，一头短短黑发的她坐在醒目的位置。奇怪，我跟外婆坐在一起不下百次了，现在却完全记不起那个女孩的样貌。也许孩子们就是这样，对他们出生前父母是什么样子一点儿也不关心，除非什么勾起了过去的回忆。我抿着茶，等着

母亲继续说下去。

“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说过那时候的事情，当时正值二战期间。那是一段恐怖的岁月，混乱不堪，山河破碎，看起来像是……”她叹了口气，“看起来像是这个世界再也无法恢复正常了。像是整个世界都翻了个个儿，再也无法恢复如初。”她双手捧住冒着热气的马克杯的杯沿，看着杯中的茶。“我和我的家人，爸爸、妈妈、丽塔和埃德以前住在大象城堡区附近，巴罗街的一栋小房子里。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，我们孩子们都在学校被召集起来，到了火车站，上了火车。那一幕我永生难忘。我们所有人被贴了标签，戴着口罩，背着包。有些母亲突然又改变主意，沿马路朝火车站跑来，冲卫兵大喊，叫他们把孩子们放了，尔后又冲大点的孩子大喊，叫他们照顾弟弟妹妹，不能让他们离开视线。”脑中的记忆逐渐变得模糊，母亲咬了下嘴唇，坐了一会儿。

“你肯定怕极了。”我轻声说。我们这家人不大习惯互相牵手，否则，我定会抓住母亲的手。

“起初，我的确很怕。”摘下眼镜后，母亲脸色憔悴，显得有些脆弱，就像一只昼伏夜出的小动物，一时无法适应日光一样。我很高兴她重新将眼镜戴上，继续道：“我以前从来没离开过家，也从未跟母亲分开过一夜。幸亏哥哥姐姐也在，火车继续前行，有个老师将巧克力分发下去，大伙开心起来，几乎将此事当成了一场冒险。你能想象吗？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，但我们全都唱着歌，吃着梨罐头，玩着‘我是小间谍’的游戏，看着窗外。孩子们的适应能力都很强，有时候有些近乎冷漠。我们终于到达一个叫克兰布鲁克的小镇，却只是被分成了几拨，进了不同的车厢。我和埃德、丽塔上的那列车带着我们去米德赫斯特村，到那儿后，我们排队进入一个大厅。一些当地女人正在那儿等着我们，她们脸上挂着笑容，手里拿着名单。我们一排排地站在那里，人们转悠着，挑选我们。一些年龄小的很快就被挑走了，特别是一些漂亮的小家伙。我想肯定是人们觉得麻烦会少点，他们来自伦敦的习惯也会少点。”她苦笑道，“他们很快就明白了。我哥哥很快就被选中了。他身体强壮，在他那个年龄的孩子中算高的了，农夫们急需人手。丽塔在学校的朋友被挑走后，她也很快被挑走了。”

我没再迟疑，伸手放在母亲的手上。“噢，妈。”

“不要紧。”母亲抽出手，轻轻敲了敲我的手指，“我不是最后一个离去的，还有好几个人……有一个得了严重皮肤病的小男孩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，但我离开时，他仍然站在大厅。这件事过后的很多年里，如果我在蔬菜水果店挑选的话，我会强迫自己先选一些压伤了的水果。我不会挑三拣四，不会将那些不好的水果放回架子上。”

“但你最终还是被挑走了。”

“是啊，我最终还是被挑走了。”她声音变低了，摩挲着大腿，我只得向前靠了靠。“她是晚些时候进来的。房间里几乎空无一人，大部分孩子都走了，妇女志愿服务队的女士正将茶具收走。我开始哭起来，不过我哭得很小心。就在这时，她突然进入房间，整个房间的气氛顿时不一样了。”

“有了变化？”我皱了皱鼻子，想起了《魔女嘉莉》灯泡爆炸时的场景。

“这个很难解释。你有没有见过有人会携带他们特有的气场到达所到之处？”

也许吧。我耸耸肩，不大确定。我朋友莎拉不管去什么地方都会引人注目，准确来说不能算作气场，不过——

“不，你当然没见过。我觉得这事说起来挺蠢。我是指，她跟其他人不同，更加……唉，我也说不上来，反正更加不同。她很漂亮，不过看起来怪怪的，长长的头发，大眼睛，看起来有几分狂野，但这并非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。当年，也就是一九三九年九月，她才十七岁，但她到来时，别的女人像是都缩成了一团。”

“你是说她们表现得毕恭毕敬？”

“没错，就是这个词，毕恭毕敬。看到她时，她们觉得很惊讶，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。有个女人终于说话了，问她是否需要帮助，但那个女孩只是摆了摆她的长手指，说她是来这儿寻找她的被疏散者的。这是她的原话，不是‘被疏散者’，而是‘她的被疏散者’。她径直朝我走过来，当时我正坐在地板上。‘你叫什么名字？’她说。我将名字告诉她，她笑了笑，说我坐了这么远的车肯定累了。‘你愿意跟我走吗？’我肯定点头了，因为她很

快转头看着那个拿着名单的专横女人，说她要带我回家。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布莱斯。”母亲说，强忍着没有轻轻颤抖。“朱尼珀·布莱斯。”

“信是她寄给你的吗？”

母亲颌首。“她领着我来到一辆车前，我从没见过这么豪华的车，载我回到她和她的孪生姐姐住的地方。我们穿过好几道铁门，沿蜿蜒的车道往前驶去，终于来到一幢宏伟的石砌建筑面前，周围是浓密的树林。那就是米德赫斯特堡。”

这样的名字像是来自哥特小说，我打了个激灵，记起母亲看到信封背面女人的名字和地址时发出的啜泣。我听说过当年被疏散者的事，知道他们的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。我小声说：“那栋建筑挺吓人的吧？”

“哦，不，不是这样的。一点也不吓人。恰恰相反。”

“可那封信……却让你……”

“信让我很意外，仅此而已。那是一段很久以前的记忆。”

母亲不再说话，我则在想当年罪大恶极的疏散行动。真是太可怕了，想到当时她还那么小，就得被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那里的人和事全然不同，她一定会觉得非常奇怪。我仍能记起自己的童年经历，被迫进入让人紧张不安的陌生环境时的恐惧，记起为了生存，不可避免地某些建筑、某些富有同情心的成年人、某些特殊的朋友扯上关系时的那种愤怒，记起那些仓促而就的友谊。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：“战后你回去过吗？回过米德赫斯特吗？”

她猛地抬头看着我。“当然没有。我为什么要回去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去叙叙旧，去问候一声，或去见你的朋友。”

“没有。”她斩钉截铁地说，“我在伦敦有自己的家人，母亲不想让我去。再说了，战后我有事情要做，很多东西都要清理。我有自己的生活。”

说完，我们之间垂下一道熟悉的帘子，我知道谈话已经结束。

我们最后还是没吃烤肉。母亲说她不太想吃，问我这周不吃可不可以。要是告诉她反正我也不吃肉，在这里只是尽一下做女儿的义务，好像不太